

民族文学研究

创刊号



1983

民族文学研究



创刊号

目录

一九八三年

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周扬同志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祝贺与期望

荒一煤 5

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李一氓 7

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

王平凡 11

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

马学良 19

论《福乐智慧》

阿·提·乌铁库尔 23

张宏超 译

评《萨迦格言》

佟锦华 32

阿拜和他的诗

哈拜 42

论清代满族作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

张菊玲 53

略论《江格尔》的主题和人物 仁钦道尔吉 62

关于《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 降边嘉措 72

蒙文《格斯尔可汗传》的版本简介 齐木道吉 78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四题 刘宾 84

论敖德斯尔的短篇小说创作 杭爱 89

苗族新时代的颂歌

——简评苗族诗人潘俊龄的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 白润生 96

黎族歌手符其贤 韩伯泉 101

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难、仫佬族中的流传和变异

过伟 108

赫哲族英雄叙事诗《满斗莫日根》 李熏风 119

朝鲜族民歌《阿里郎》刍议 赵成日 127

紫荆、雪鸿 译

一九八二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概述 杨恩洪 137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西武鸣召开

王克勤 18

编后记 144

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周扬同志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周扬同志，会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听取了王平凡、马学良等同志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民族文学研究》的组创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的筹备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在会见时，周扬同志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和创办《民族文学研究》刊物等工作，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周扬同志说，我完全赞同要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过去还没有全国性的刊物，现在你们要创办，这很好，我很支持。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中有很多具有开创的性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属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许多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建国以来也有很大发展。但是，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与我们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人民当前的需要相比较也不相称。所以现在要做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就需要有开创的精神和热情。有许多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不能很快地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关注，只有较少的人去搞，困难也就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些在开创时只有少数人去搞的工作，可以是有普遍影响的，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比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是一项与我国几十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有关的事业。但在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多人从事这项事业。所以，重要的是要有开创精神和热情。有些很重要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人不多，但是由于他们有热情，就搞起来了。如果没有人坚持办，这项事业就可能推迟下去，甚至推迟很多年。现在一些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同志热情很高，这应当鼓励。

周扬同志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业，各有关方面都应该重视。不但社会科学院要抓，而且首先要依靠国家民委的支持和指导。我国一共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生活在很广大的地区里，有很悠久的历史。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有上千年的历史，比美国诞生以来的历史还要长几倍。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在等待开发，还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在等待开发。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本民族，并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的情况是还有些顾不上去抓。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工作受到破坏，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事业也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一些民间老艺人被整死了。他们本来是很宝贵的财富。现在要抓紧补救。

周扬同志说，历史发展证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民族的共同性会越来越多。在交通不发达的社会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常常受到很大局限。现在，情况不同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越来越广泛。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现代文学，确实是世界性的文学，在世界性的文学中，包括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上，我们党历来强调，不要搞大汉族主义，也不要搞地方民族主义。在对待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学遗产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也要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反对搞地方民族主义。但是，并不能由此就不去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和历史。我们还是要很好地去考察和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有些少数民族人口不多，但是有很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很悠久的历史。不能因为人口少，就不予承认。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应该承认事实。现在，国外有些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很感兴趣。比如，日本在敦煌文学的研究方面，就很起劲。他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搞出了一些成果。我们自然应该比他们更重视对自己文化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

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周扬同志说，首先要抓好研究队伍的建设。这样重要的事业，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要抓紧培养人才。希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才。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同志多一些才好。在人员的民族成份方面，也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才好。在你们所内，有的民族可能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是代表了整个一个民族的，因此，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培养专业干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招研究生，也可以办研究班，还可以选送一些人出国学习。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民间文学的比重很大。五十年代，我们曾选送人到国外进修民间文学，现在成为骨干。可是人数少了些。今后，可以多选送一些。

周扬同志说，你们有些人，可能是本民族的第一代文学研究人才。你们不但要搞好自己的科研项目，而且要做好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的工作。

在谈到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的研究情况时，周扬同志说，藏族有很悠久的历史。在唐代，吐蕃是很强盛的民族。藏族的文化需要我们去作认真的研究。

在会见中，还谈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周扬同志说，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搞好翻译工作，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学。

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办问题，周扬同志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民族文学》，主要是发表少数民族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在你们要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刊物发表研究成果。你们这两个刊物要多通气，互相支持。我希望你们要用开创精神办好这个刊物，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力量团结在一起，推动这个事业的不断发展。

周扬同志最后说，总之，我很赞成你们的事业。由于年老体弱，我不能为你们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为你们呼吁，起到呐喊的作用。但主要的工作还是要靠你们，靠你们的热情和开创精神。

当在座的同志们邀请周扬同志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时，他说，我很希望能参加你们的会议，但最近身体情况确实不好，所以就不能参加了。希望你们把年会开好，预祝这届年会圆满成功。

祝 贺 与 期 望

荒 煤

我对《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殷切的期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有极其丰富的、有自己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文学遗产。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不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益繁荣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可或缺的一支方面军。发掘、整理、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加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从理论上总结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历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搞好这项工作，不但对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随着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少数民族的许多珍贵文化遗产，正在陆续被挖掘、整理出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十年内乱的破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总的方面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与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这一基本特点还不适应。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部能够全面反映各民族文学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中国文学史。大部分少数民族还没有编写出文学史。他们的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得到科学的总结。因此，我认为，为了进一步抓紧对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活跃学术空气，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创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完全必要的。

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作品中的人，首先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具体民族的人。文学要塑造各种性格鲜明而真实的人物典型，通过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描写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矛盾，反映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斗争。这样，就不能不涉及到民族性问题。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条件（诸如地理、区域、气候和所处具体社会发展阶段等）不同，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各不相同，就形成了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状态、性格特征、语言、思想感情以及表达方式、审美理想等方面的

不同。这些，都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从而形成一个民族在文学方面的风格和特色。因此，讲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的民族化、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等问题，首先就要求文学艺术所反映的应该是民族生活的内容。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也必须尊重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考察和分析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传统和审美观念，注意不同民族的文学在风格和形式方面的特点。

为了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我们不但要更加全面和系统地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同时还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建国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研究。要迅速建立起一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队伍。要善于科学地分析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的特殊性问题，总结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经验，充分发扬各个民族文学的优点，倡导兄弟民族之间在文学发展中的互相学习和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的有自己民族特色和反映各少数民族在四化建设中出现的新生活、新人物的作品，使全国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并肩前进。

我期望，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同志们能够进一步认清自己所肩负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更加勤奋地作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争取早日写出一部具有较高科学理论价值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弥补以往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的空白；努力写出更多的有质量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和评论文章，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

我期望，不但是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同志们，而且也包括从事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们，都来关心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支持《民族文学研究》这个刊物。

我相信，在全国各兄弟民族的研究人员和爱好者的广泛支持下，《民族文学研究》一定能够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和创作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事业，是我们所有文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大家一齐来努力吧！

1983.5.4夜



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李 一 氓 ·

首先向大家表示，我在这个会上讲话是不够格的。民族语文我都不懂，不仅古代的契丹文，西夏文不懂，就是现在的藏文、蒙文、满文，我也不懂。涉及许多民族的古籍，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医学的，……我也不懂，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功夫。但总的来讲，无论是汉族古籍还是其他民族的古籍，以及口头的，没有形成文字的，都是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

汉族早期文化也是传说的多，文字的少。甲骨文是很简单的。秦代使用小篆，皇帝的诏书也很简单，所谓“诏版”，二三十个字就算是一篇文章。真正印成书，是宋代或唐代末期才开始的。因此，有些少数民族没有印刷的东西，并不妨碍他们有民族的传统文化。古代神话如《山海经》之类，就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并不是有一个人写了一部《山海经》。还不是这里一个传说，那里一个传说，中间出来一个人或两个人，把它分类编成的？因此现在讲古籍，特别是少数民族古籍，就不能仅限于印刷品，不能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文学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除了印刷品，非印刷品、口头流传的东西，也是很宝贵的，抢救工作非常必要。少数民族有五十五个，今天到会的只不过是十几个，还有三四十个没有到会，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口头

流传的较多，这是一项很大的工作。做这项工作，不是我们对老古董有兴趣，也不是什么“厚古薄今”。整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整理得有头有绪，成为一个系统，可以和汉族文化相比较，相配合，相联系，这对我们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更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项工作，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本身负担不起来，由国家民委来主持是适当的，他们也比较熟悉。开了座谈会以后，采取具体的措施，我们相信这项工作会开展起来的。

下面讲几个有关的问题。

首先，我想讲一下爱国主义问题。

“爱国主义”这四个字，现在用起来，究竟是什么意思？概念弄得很模糊。什么“国”，谁来“爱”，都弄不清楚。但是某些同志讲爱国主义往往振振有词。其实他的国无非是周国、秦国、汉国、唐国、宋国、明国。元国就不算了，清国也不算了，它们都算是“外国”，不应该爱的。一讲爱国主义英雄，就是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当然，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历史问题，究竟是回到历史，还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今天大的概念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汉族，而是包括五十几个民族，这些民族在中国的版图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讲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由于中国现代组成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讲爱国主义的时候，从历史上来讲，应该有选择，有避讳。不选择，不避讳，就会变成挑拨民族关系，使民族之间互相不和睦，这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关系，都没有好处。现在好象避讳就不行，非得讲岳飞、文天祥；一避讳好象就把这些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忠臣义士都给抹杀了。现在搞历史的还比较客观一点，搞文学的就更不避讳这个关系。搞电影的，搞诗歌的，搞戏剧的，好象就找不到别的材料，只能从《杨家将》、《说岳全传》里面去找灵感。如儿童剧院前些时候演《岳云》，现在又要把它拍成电影，好象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找不出别的题材，老是在宋元之间打主意。我们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在讲爱国主义时，应该尊重我们民族构成的现实，有所避讳，不避讳是不对的。

第二、少数民族学者、研究人员、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少数民族干部应该经常注意这个问题，讲清道理，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最近听说我国历史学界有人要写一个全世界民族史，写成世界民族丛书。对世界民族有所了解，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首先缺乏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史。有些搞戏剧、电影的同志，专从宋元之间取材料，美其名曰爱国主义。实际上使国家分散，使内部不和，使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统一的心理状态形成不起来，只能形成小的民族心理状态，汉族形成汉族的心理状态，蒙族形成蒙族的心理状态，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我们的经济是统一的经济，我们的政治是统一的政治，我们的民族心理状态也应该是统一的，要形成大的民族心理状态。因此，应该有一个正面的阐述，使大家都容易理解。五十多个民族，至少对若干比较大的民族，蒙、壮、彝、苗、藏、满、朝鲜，

还有新疆的几个民族，应该有所叙述。汉族对少数民族也没有很深刻的了解。有的人传统的了解就是《说岳全传》、《杨家将》给他的知识。结果《四郎探母》也不能演了，因为《四郎探母》不爱国，杨四郎投降了辽人。

我们的历史学家应首先完成这个任务，写清楚我们的民族的历史。以蒙古族为例，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生存的，怎么发展的，和汉族之间有什么纠纷（也不要避讳这个纠纷），以后怎么解决的，它对中华民族作过什么贡献，今天它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政治地位是个什么样子。这样，我们就能解决好多问题。对于讲爱国主义只是狭隘地从汉族历史上去找材料，我是不那么赞成的。

今天我们形成的民族国家，是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古代的民族国家。今天我们讲爱国主义，就要讲我们曾经遭受什么外来的军事干涉，是谁侵略了我们，奴役了我们。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加上沙俄、日本等国都侵略过我们。我们的爱国主义东西多不多？以日本为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诗歌、剧本、小说、电影是很多的，这些算不算爱国主义的？这些刚好是爱国主义的。因为日本侵略的不是汉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这四十年来，我们写了很多东西，还没写完，有些还在写，抗日战争时期的题材现在还在写，但其他的就差点儿。《林则徐》是个很好的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林则徐这个人，作为近代爱国主义的典型人物，可能比岳飞这些人还要高明。第一，他反对贩卖鸦片烟。第二，他主战。第三，他坚决在广东抵抗，用他自己的军事才能，抵抗了英国。但是我们现在评论起来，好象岳飞比林则徐好得多。假如要写篇文章，叫做《岳林比较论》的话，他肯定要说岳飞怎么了不起，林则徐比不上岳飞。相反的，我倒认为林则徐比岳飞高明。

题材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很偷懒，不愿意用这些题材。相反，香港的导演利用了这些题材，香港导演李翰祥在北京拍了个《火烧圆明园》，这是对近代有很大意义的很好的题材，我们没有利用。我们要讲爱国主义，总是离不了穆柯寨的穆桂英，《火烧圆明园》就没有人拍。最近，有一个新电影要发行，叫《武林志》，内容讲两个会武艺的人，先结成仇了，最后很要好，打败了俄国来的一个大力士。假如说爱国主义，这就是爱国主义，不能单纯把它看成是武打片。因此，我认为讲爱国主义，应该少利用一点宋元之间、元明之间、明清之间以及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历史题材，能够不写的就不写。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应大写特写，比如说西安的昭陵，即李世民的坟上的浮雕有六匹马，被美国人挖走了两匹，只剩四匹。还有，尼布楚条约的历史，写个电影，行不行？总之写这类题材能激发我们民族团结和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现在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采取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写成书，进行宣传，世界各国中，日本人少了，英国人、美国人更少了。苏联人在新疆地区进行挑拨离间，它写的新疆地区民族史比较多。苏联人写的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挑拨我们党、国家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应该给予反驳，不然我们就不能贯彻我们的民族政策，在民族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这又要涉及爱国主义问题了。假如人家骂我们，说我们的坏话，在我们民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我们置之不理，反而叫做爱国主义，有这个道理吗？中央民族学院，特别是新疆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北民族学院，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做点有力的工作。

其次讲一下民族问题。

在中国，开始的时候，中原地区是不是

就有民族？那时恐怕只有氏族社会、部落集团。黄帝和蚩尤，蚩尤打败了。假如讲蚩尤打胜了，黄帝打败了，我们就都变成蚩尤的后代。现在我们都说是黄帝的子孙。其实，黄帝也好，蚩尤也好，难道是两个民族？一个是外来民族？那个时候还不能说谁是汉族，汉族是后来的名称，是刘邦以后才有的。我们有许多华侨，搞了一条“唐人街”，这个概念是李世民以后才有的，没有李世民，唐人街也不会有。老华侨穿的衣服叫唐装，实际上是满装。这就说明汉唐历史时期本身对外交往比较多，住在亚洲这个地区的民族就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对中国，或者叫汉，或者叫唐。当时俄国还不知道有汉，有唐，它临近的是契丹，就以为我们都是契丹人。

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只是从数量上讲是少数，人口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如果从历史上讲，中原地区以外的，由于某种原因，有些民族消灭了。但是民族文化遗产还存在。比如四川，当时是两个民族，巴民族和蜀民族，形成巴蜀文化。它和中原没有关系，隔个秦岭，隔个巴山，自成一个单位。现在你说四川人中哪几个人是巴人，哪几个人是蜀人，这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汉以前的历史遗产，从地下发掘来看，有些显然和中原文化不一样，比如说，云南的铜鼓。不仅这样，甚至于“楚”，湖南湖北，也是一个单位，而且还有他自己的特性，和当时中原的周民族是不一样的。从屈原的《楚辞》上也看得出来，好多好多东西和别的民族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要说湖南人、湖北人是“楚”人，也很难说。古代历史，此例实多。

民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甚至大小之间都说不上。历史上形成有一个定居点，那就有一个定居点，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定居点，而这个民族散在一个大地区，

或散居在某一地区，也不妨碍它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比如说回族，一般来说在宁夏、甘肃一带，但其他各省都有。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要有一个定居点；这个民族没有定居点，就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成员资格给取消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在民族问题上不要看得那么呆板，一定要有个定居点，一种语言，一块地方，其他人不能进去，他也不能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不能用狭隘的古老的民族概念来对待今天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

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辛亥革命问题。

现在从民族关系上讲辛亥革命的历史学家还不少。当时是有这些事实，即利用明清之间的小说、诗歌反对清王朝。邹容的《革命军》，反清王朝是很厉害的，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做为革命动员的某种口号来说，是说得过去的，可以理解的，因为满族在入关以后，统治中国二百多年，是有一些民族歧视，这一点不能否定。但是做为政治力量来讲，他在取得统治权以后，并不只代表满族，而是代表这样一个阶级，即满族贵族加上汉族地主阶级。当然，他对汉族的人是有戒备的，比如说六部，什么尚书呀，侍郎呀，满、汉都有，但理藩院大臣按规定没有一个汉人，全是满人，为什么呢？他怕你汉人进入理藩院，挑拨民族关系，把他搞下台。他要掌握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是蒙、藏这两个大民族。但是假如我们现在还把辛亥革命当做民族革命来处理，当做汉民族反对满民族的统治来处理，这就不就是马克思主义

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把辛亥革命做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来处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反得不彻底，夹杂了许多不正确的因素。袁世凯当总统，就认为汉人已经取得统治权，满人已被赶下台。这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实意义湮没了。现在有些历史学家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认为当时反满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主流，这样就把辛亥革命变成汉民族反对满民族统治的民族之间的问题，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给取消了。

在民族问题当中，还有好多问题，从历史来讲，从现在来讲，都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即使国家的政策正确，党的政策正确，执行起来也会走样。一提爱国主义，穆桂英就出来了，岳飞就出来了，他说：“我这就是爱国主义。”不仅是电台广播，戏剧也存在这个问题，涉及古代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处理一些历史问题也没有处理好。西湖那个岳庙，当然可以让它保存下去，现在又塑起岳飞的像，这也可以。可是上面还有四个大字：“还我河山”。我就不懂，把什么河山交给岳飞？假如凭吊一下，当时这个将军是很勇敢的，对于宋朝是很忠诚的，他曾经在金人和汉族之间的斗争中起过什么作用，这个历史是可以说的，但一定要“还我河山”，就没什么道理。我还是那句话，讲爱国主义的时候，涉及少数民族历史问题，应该有选择，有避讳。



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

王 平 凡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的召开，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件大事。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向来自祖国各地的代表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次会议将以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为中心议题，这对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学科。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当代的民族文学创作也在蓬勃发展，给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重大影响。但是，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基础一直比较薄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还成立不久，各有关省、区大部分还没有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所以，我们的工作现在还处于开创或者说是起步的阶段。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因此，我们从事这门新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必须有开创者的精神，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取得新经验，闯出新路子。我认为，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任务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自古迄今的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流派；研究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史及其特点，特别是各兄弟

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发展史；抢救、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业人材。此外，我们也要注意搜集和掌握国外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各种资料和动向。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号召。最近，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这次规划会议上，按照党的十二大精神，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主要是打基础，积蓄力量，为后十年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这些，都是我们考虑问题、制定规划、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新局面的指导思想。当然，我们要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分析我们的工作现状和具体条件，加以妥善安排。

下面我想就如何开展当前的工作，谈几个具体问题，与到会的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关于研究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些新的突破。近几年来，我们在科研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比“文革”以前十七年的成绩还大。至于建国前的情况更无法和我们现在的成绩相比了。现在，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形势十分喜人。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尽管我们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

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特别是同十二大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相比，却又存在着很大差距。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把发展科学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向我们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发展科学的划分。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同样可以作这样的划分，并且也只有正确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推动本学科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在这里，我想首先谈一下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问题。

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概况，在此基础上进而编写一部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的、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大的基本建设性的工作。对这项工作，党中央一直非常重视。中央宣传部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问题。近几年来，有关的领导同志也一再强调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这项工作，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绩尤为显著。先后编写出苗、蒙、壮、布依、阿昌等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毛星同志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这部长达一百五十多万字的著作，是在全国各省、区的有关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各民族研究人员直接参与下，共同编写出来的。这部著作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辉煌的文学成就。这是一项带有开创性的工作，是近几年来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这部著作的问世，必将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当然，在编写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学概况方面，还有许许多多艰巨、繁重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要编写一部包括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史很不容易，即使要单独编写出一部材料丰富、科学性强的某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也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解决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和许多繁复的具体问题。其中首先需要详尽地占有材料。材料是写史的基础，没有确实可靠的材料，就不可能作史的撰写工作。建国以来，我们在发掘、整理、翻译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已为国内外所传诵。然而，即使在这些方面，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且不说研究工作开展较晚的一些民族，丰厚的文学矿藏亟待需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开掘，就是那些研究工作开展较早的民族，未挖掘出的和亟待整理、翻译的东西，也还多得很。其次，是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比如，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问题、民间文学作品的系年问题、民族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以及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问题等等。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加强对一些重要作品、作家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及体裁发展演化的专题研究。根据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经验，没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科学性的专论或专著问世，要写出有质量的文学史也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有待我们在广泛、深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系统、深入的研究，逐步加以解决。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认真进行各种专题性的研究，才可能保证质量，使编写出的文学史和文学概况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否则，不论是单独编写某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

或文学概况，还是编写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都是难以办到的。因此，我们现在史诗的研究或其它课题，全国各地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从事的各个研究项目，都可以视为我们将来写史的具体准备。

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工作，工程浩大，难度很高，必须依靠各省、区领导的支持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同心协力，才能顺利完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呈报中央宣传部批准，将曾经由文学所负责组织编写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任务移交给我们。我们将在文学研究所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各省、区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共同协作，力争早日完成这项任务。

鉴于前面谈到的这些情况和问题，我们认为应把这项工作分为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在进一步搜集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一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丛书，并且有计划地对各少数民族的主要作家、作品展开深入研究。然后，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少数民族文学部分。关于丛书的编写体例及基本要求等，文学研究所在一九六一年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时，曾起草过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中是否还完全适用，请同志们考虑，并提出意见。我们所准备在明年上半年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和有关的同志，结合已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进一步讨论和确定丛书的编写方法及具体分工等问题，并制定新的编写方案，我们殷切地希望学会的同志们都来关心这套丛书，多提建议，积极支持丛书的编写工作。

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和写史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丛书，需要研究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从古至今的全部文学现象。我国各少

民族不仅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民间文学，而且他们的作家文学同样也丰富多彩。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作家，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在研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方面，同样也有很多的空白需要我们去填补。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这段话不仅对各民族的文学创作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对当前研究工作中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正确回答。

关于研究工作，我想谈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我们在认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大力加强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和研究。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工作，在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少数民族评论工作者对民族作家的作品及时地给予了较为深刻的评价，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引导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各类评论文章太少，这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形势很不相称；其次，一些评论文章质量还不高，这说

明了少数民族文学评论队伍理论水平和艺术修养方面的欠缺。因此,努力提高这支队伍的理论水平和文学艺术修养,也是当务之急。

目前,全国各省区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工作日渐活跃。例如内蒙古、云南、广西、新疆等省区就搞得比较好,在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同时,也初步摸索到了从事这项工作的经验。这是当地领导积极指导和各族评论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果。

为了促进和繁荣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评论,学会曾同延边文学艺术研究所等单位,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延边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专题讨论会,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近,我们召开了一次在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研究工作者座谈会。同志们普遍反映,民族文学评论队伍还没有很好组织起来,有些文艺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太少,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因此,培养干部、组织队伍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评论工作中,我们要坚决贯彻“双百”方针。通过正常的讨论,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评论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热情鼓励从事创作的同志们取得新的成果。对兄弟民族文学作品,一定要注意它们的民族特点。对一些较复杂的文艺现象,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而要认真地分析研究,或者是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同志式的讨论。即使对带有错误倾向的作品,也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使人读了之后,不仅能开阔思想,而且感到亲切和易于接受。

我们在评论和研究工作中,还要做好关于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学遗产和新成就的宣传。过去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国内和国外对于我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和

当代作家及作品,仍然知道得甚少。因此,我们就必须做好宣传和介绍工作,让人们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以及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

总之,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古与今的问题,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问题,都要妥善解决。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组织全国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时,也必须经常注意这些问题。

二、发掘、整理和翻译工作

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掘、整理、翻译工作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为了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和努力做好发掘、整理和翻译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发掘、整理、翻译少数民族古代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其中包括神话、史诗、长篇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的发掘、整理工作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一年,新疆的《江格尔》工作组先后采访了六十多位“江格尔奇”(即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听他们演唱的《江格尔》,录制了一百二十多盒磁带,计有几十部作品的近百种异文,共约七、八万诗行之多。目前他们已刊印了其中十七部作品的资料本。在这以前还公开出版了《江格尔传》(十五部)。关于藏族和蒙古族的史诗《格萨尔》,几年来有关省(区)搜集到藏文本刻本、手抄本三十部左右,蒙文手抄本、木刻本十多部(含异文本),出版了藏文版《格萨尔》十七部(不含异文本),记录、整理了民间艺人的说唱本二十多部。为了加快《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今年三月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已将此项科研项目列入国家“六·五”规划。可以预计,这部史诗将以较快

的速度整理出来。关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近几年记录了著名歌手玉素甫·玛玛依演唱的多部作品。这些资料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珍视。

但是，就总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掘工作还远未完成。如何抢救那些面临失传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如何加快抢救工作的速度，仍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格萨尔》，已出版的十七部藏文本（不含异文本），共九万多诗行，无论从部数或行数来看，都仅仅是整个史诗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国家不把它纳入“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计划，如果有关省、区的党组织不重视，不狠抓，不加快速度，那么到本世纪末也难以全面完成抢救任务。国务院对古籍出版工作提出“三救”，即救人、救书、救学科的号召。我们要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在抓紧抢救老艺人演唱的重要作品的同时，广泛搜集少数民族文学的手抄本、木刻本等贵重资料，把这些资料加以保护和复制。为了加快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抢救速度，抓紧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应当加强领导，搞好协作，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各地的经验一再说明，领导重视，建立专门机构，组织专业队伍，是加快速度、做好这项工作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领导重视，抓得有力，成立了由自治区副主席巴岱同志任组长的《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和调查小组（工作组），所以《江格尔》的发掘工作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那样大的成绩。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区民委、语委、民研会主持下，在搜集、整理、出版等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是一门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领导机关的支持，没有专门人材、专业队伍和必要的设备，要从事这项工作，是难以提高工作效率

和确保工作质量的。我们要重视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尊重他们的劳动。在评定职称时，也应考虑这方面的成果。

与搜集、整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是翻译工作。翻译工作如果跟不上，就不能扩大作品的影响，就会妨碍评论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队伍，尤其是要重视少数民族的翻译人材的培养，认真解决翻译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同志们都有切身体会，出版工作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掘、繁荣和研究工作关系很大。近几年来，中央和各地方的出版部门，在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许多有价值的民族文学作品、资料及用各种文字撰写的研究成果，都亟待解决出版问题。希望出版部门能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

三、培养干部的工作

要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关键是培养人材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提高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建立对本职工作的高度事业心，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同民族的团结兴旺、国家的光明前景紧密联系起来，同共产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开创新局面，没有一支坚强的队伍是不行的，我们的队伍太小了。十年动乱之前，全国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人员本来就相当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支科研队伍又蒙受很大的损失。近几年，情况虽然有一定的好转，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数和质量都不能适应任务的要求。为了完成我们肩负的艰巨任务，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加强对专业人材的培养，不断充实研究力量，建立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既包括研究人员，也包括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搜集、整理、

翻译的工作人员。我们不但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提高现有人员的水平，而且要努力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壮大我们的队伍，尤其是要重视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只有这样，才可能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人员的素质，不断壮大队伍。

我们的培养工作需要采取各种方式。各地已经摸索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比如，云南、湖北等地举办培训班的作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应当加以总结和推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可以用寒暑假举办学习班，使我们的学会成为培养人才的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准备采取各种方式培养人才。希望各地的民族院校和专家们给予支持。从目前情况看，大批人才还得靠各有关部门去培养。对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培养，主要应放在工作实践中进行，边工作边提高，这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要重视年轻科研人员的基本训练，打好基础，要求他们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能独立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专业范围内的问题。在工作中培养，主要靠自学。任何人要有所作为，都离不开自学。尤其是从事少数民族文学这门年轻学科研究的同志们，一定要刻苦勤奋，真要有一股“废寝忘食”的精神才行。

这里还想提一下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学习外国语的问题。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可以直接阅读用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或直接搜集、整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学习外国语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视野的扩大。这是提高本学科学术水平，加快科研工作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我们的大多数同志都需要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方面下功夫。而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在这一方面更应该提出严格的要求。

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

大会上指出：“我们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纲领而奋斗。现在，我们大家都更加深切地感到，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向马克思请教，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了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首先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科学家，学问博大精深，涉及领域宽广，造诣很高，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实际，才能对本学科各种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我们要响应胡耀邦同志的号召，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我们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更应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项基本功。

我们应当结合我们的学科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和民族问题的论著，特别是关于民族文学的论著。这里我还要特别向同志们提出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这本书。这是我们党正确地总结了几十年来领导文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重要文献，我们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在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新局面的进程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改进学风，是搞好研究工作的重要条件。改进学风的关键是要切实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我们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不但要熟知自己承担的某一具体的专题项目，而且应当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进行深入的、严谨的科学探讨。对于我们承担的本学科的各种科研项目，都要下大决心，深入实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有充分占